

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 向蒋介石“献九鼎”闹剧

□ 梁茂芝

1944年1月10日，陪都重庆突然格外热闹起来，从两路口到复兴关，沿途张灯结彩，扎了许多牌楼。马路上车辆拥挤，人群熙熙攘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所在地复兴关更是岗哨林立，彩旗飘扬，笼罩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这一天，既非节又非年，这样隆重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天正在排演一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

一、铸造九鼎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了字。同日，在中国的陪都重庆，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和印度代表黎吉生共同签署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也公布了。这两项条约于同一天公布，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蒋介石自鸣得意，自视为洗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开辟中国新机运的民族英雄，是孙中山最不负使命的继承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体察领袖的心意，决定在1944年1月11日搞一个“纪念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活动，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示这个“心意”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一手操办起来的“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提议，在纪念会上向蒋介石献九鼎。

“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所谓“九鼎之重”。《史记》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后来，又有一个“楚王问鼎”的故事。向蒋介石“献九鼎”，显然也有“劝进”

的味道，正合彼时“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需要。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大家都很明白献九鼎的用意，于是心照不宣，顺利通过。朱家骅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在呈文上写了个“阅”，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许了。这样一来，这出戏就开始上演了。

九鼎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设计并监制，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各工矿党部平均担负费用。这九个鼎形式大小、花纹一模一样，每个鼎高约30公分，重约十几斤。九鼎的鼎台采用川产楠木，上刻蟠螭纹，台面是绿色雪花呢，鼎盖用古铜色软缎覆盖。马先生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九鼎设计缘起》。

1944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一篇铭文。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献丑”，最后请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定稿后的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二、尴尬收场

1944年元旦过后，朱家骅等人决定于1月10日进行预演，在蒋介石等人向训练团学员授予结业证书后，即“向领袖恭献九鼎”。

1月10日，在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所在地，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主席台上的天幕，以黄缎作底，缀上各种颜色的花朵，富丽堂皇。主席台下，摆着3张大长方桌，桌上覆盖着一幅黄缎子。桌子两旁，站着两排衣着艳丽的美女，美女后面是由各省代表推选出来的9个区的代表共18人。主席台两侧，站立着8个身穿长袍马褂的司仪。这些美女、代表和司仪，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

朵鲜艳醒目的小红花，红花下衬着一根写着墨字的黄缎子条。台后的休息室里，蒋介石和“党国”元老吴稚晖、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及陈果夫、陈立夫等在开会。

预演时，主席台右边站立着朱家骅，左边站立着王东原，正中是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受鼎”。司仪唱道：“献鼎典礼开始！”接着喊：“鸣礼炮！”（因是预演礼炮未鸣）“奏乐！”随着进行曲的乐曲声，两排美女缓缓走到桌旁，徐徐揭开黄缎。黄缎下面是光闪闪的九座鼎。美女退回原位后，司仪接着唱“××省向总裁献鼎！”右列的头两名代表走出，面对何应钦垂手肃立。右列的美女走出两人，用黄缎扎着的杠子，穿入右桌上第一个鼎的两耳，抬到何应钦面前站定，高高举起。朱家骅、王东原二人走过来接鼎，代表向何应钦三鞠躬，何应钦还礼。朱家骅、王东原将鼎放在何应钦面前的桌子上。两名代表和两名美女退回队伍。依此表演一番。

当献第三只鼎时，后台走上来一名侍卫官说：“委员长有请朱部长！”朱家骅赶快走到后台休息室去，何应钦等人也终止了表演。礼堂内不知出了什么事，鸦雀无声。突然休息室内传出蒋介石浙江官话的怒骂声：“这是无耻！”过了一会儿，朱家骅哭丧着脸走到主席台前，举手一挥，台下的代表、美女都连忙退去了，何应钦等人灰溜溜地到台下站立。蒋介石走上主席台来，在主席位就座，怒气冲冲地说：“今天的这种行为，是给我一次侮辱！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稍停，他不得不又虚情假意地说道：“代表们远道跋涉，辛苦了。这件事，是我们中央负责人做错了，我也有责任。看到签呈（指朱家骅关于献九鼎的呈文）时，没有批‘可’，只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做一点纪念品是可以的，而你们这么劳民伤财，轰动全国，实在是愚蠢无知。”蒋介石的这番话，毕竟还是承认了献九鼎的打算，他事先是清楚的，曾经首肯的。但是，翻手云覆手雨的蒋介石，到了预演时突然翻了脸，实在是朱家骅没有料到的。

三、深层原因

蒋介石对献九鼎为什么会骤然大怒呢？原来国民党内部有内讧，朱家骅的政敌适时向蒋告状：九鼎的铭文中后四句的第一字合起来，就是“我载献宝”，那意思正好是四川人骂人的话，即“献宝”是用来讽刺那些装疯卖傻者的。

其实，蒋介石的变脸并不仅是针对铭文的。早在铸鼎和选美女献鼎时，消息已不胫而走，舆论一片哗然。甚至国民党中央也有一些明白人以为不妥，当时的国民党军军委军令部长徐永昌就说：“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也事先劝阻过，他以为“古人说鼎革，是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暴日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

冯玉祥先生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天他去民生机器厂，厂长卢作孚领着他去参观预备献给蒋介石的九个铜鼎。他问：“这是谁出的主意？”旁边一个工人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他要这样办，谁敢驳回他呢？”冯玉祥先生认为，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把九鼎当作皇帝的象征，这在中国是没有人不知道的，蒋介石也不会不晓得。他要人献九鼎，连最基层的老百姓都嗤之以鼻，可见此举确实不得民心。

后来，这件事被美国记者探听到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载了出来：“蒋介石叫人们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介石看到后，把美国的新闻记者和美国的报纸大骂了一通。此时，就是蒋介石自己也悔于当初“失察”。

蒋介石在“献鼎”预演仪式上大骂一通后，“献鼎”筹备委员会一班人马自感“里外不是人”，私下里也都在痛骂蒋介石：“你不让我们献九鼎，我们会献了么？现在美国报纸骂你了，你就发脾气来骂我们。”几天后，许多人递上辞呈。蒋介石在背地里安抚他们说：“骂你们是给别人听的，我心中还说你们做得好，做得对。”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星期，才把这起风波平息下去。

“献九鼎”的闹剧，导演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的朱家骅，文人“马有失蹄”的教训则归顾颉刚先生和马衡先生去受领了。

（责编 要真）